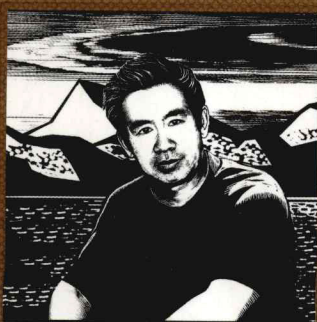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你在高原

张炜 著

10

无边的游荡

Endless Wanderings

作家出版社

你在高原

张炜 著

10

无边的游荡

Endless Wanderings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边的游荡/张炜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3
(你在高原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34 - 5

I. ①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4623 号

无边的游荡

作 者: 张 炜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http://www. zuojia. net. 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450 千

印张: 28.75

插页: 3

版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934 - 5

总定价: 450.00 元 (全十册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自然，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。它计有十部，四百五十万言。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，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。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，跳动着同一颗心脏，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。

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，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。回视这部记录，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：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所历，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。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，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。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，因为记录者认为：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。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，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。不了解这批人，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，也就不会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。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。

它源于我的挚友（宁伽）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受他们的感召，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。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，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、严密的计划：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，要无一遗漏，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，包括民间传说等等。当时的我正值盛年，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，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。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，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。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。

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，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。

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。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。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，我或许会畏惧止步。但我说过，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，用书中的一个人物的话说，即当时是——“茂长的思想，浩繁的记录，生猛的身心”——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。

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，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要它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：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，不舍昼夜的二十年……

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，可对这一代，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。这是怎样的一代，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仍然是书中的一个物，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：

“……时过境迁，今天它已经没有了，是的，显而易见——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。每到了这时候，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。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，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……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！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，这可是了不起的、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……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、做过了什么！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、理想和幻觉、自尊与自卑、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、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、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、自省力和综合力、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、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，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、吃进的食物，统统都搅在了一起，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……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，一点都不需要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，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……”

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，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。因为我知道：你尽可以畅言，却又一言难尽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。究竟为什么？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物说得那么豪迈——“占领山河，何如推敲山河”——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。至今，我及我的朋友们，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。

我的少年时代，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。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，每次回忆起来，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。

这十部书，严格来讲，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。

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？当然不是。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？当然不能。

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，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？连想一下都是亵渎。

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，它当然自有缘故，也自有来处和去处。

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	---

卷 一

第一章

大鸟志	3
无边的游荡	14
黑煤屑	25
我的平原兄弟	34

第二章

英俊	45
闹市孤屋	55
惊变	65
深宅	75

第三章

荒芜	87
老羚羊	97
痴唱	108
淡水鱼的名声	118

卷 二

第四章

好大玉米地	129
古堡王	141
人间城郭	150
粟米岛	164
一窥真容	175

第五章

老人	185
儿媳	202
毛铤岛	209
战友	220
雨，沙沙沙	233

卷 三

第六章

工蜂和王后	245
大橡树	255
寒夜	264
瑟瑟发抖	274

第七章

节日	285
流浪歌手	296
养蜂人	307
圆舞	316

第八章

向故园	329
重逢	342
大鸟会	352
明眸	363

卷 四

第九章

锥心	369
追寻	381
生存时代	392
疼痛	402

第十章

决绝	413
歌哭相随	421
小城	432
烧啊烧啊	440

尾 声	45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编后记	453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 一

第一章

大鸟志

1

可怜的兄弟！你如此懊丧、悲伤和无助……我除了焦虑和难过，更多的只是袖手旁观，是无济于事的急躁。有时候我甚至不知该怎么安抚和劝慰，像你一样慌促，一筹莫展。不过从头想一想，事情发展到了时下这一步，似乎并不特别令人吃惊。如果早一点着手做点什么呢？如果那时能够当机立断呢？也许这一切在半年以前就露出了端倪，那会儿要阻止大半还来得及——可惜当时谁都没有把事情看得多么严重，无论是他还是家人朋友，凡事只往好处想，心里的那丝不安和疑虑轻轻地就滑过去了——于是就有了今天，有了这个可怕的结局。它真的并不突兀。

庆连是我在平原的这些年里所遇到的最好的伙伴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俩可以说是情同手足。那还是三年前，当时的我正处于多么困窘的一个时期！我孤独寂寥无助，一个人在平原上游来荡去，像一枚等待落土的飘零之籽……我们就是在那段特殊的日子结识的。后来我曾不止一次长住在他的家里。那是村子西头的一处青瓦平房，有一个稍稍开阔的院落，一圈泥墙上披着发白的海草——每当西沉的太阳照亮了院内一片茂盛的菊芋花时，这儿显得那么安谧和可爱。庆连的父亲早逝，这儿只有他们母子俩。我和他们相处得那么融洽，他们也很快把我当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。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这儿任由我进进出出，它真的成了我平原上的家，有时出一次远门，也总是惦记着很快返回。那些日子我就是这样度过的，有多少时间，我在菊芋花下徘徊、沉思，让心上的伤口得以慢慢愈合……

说起来这算是一个机缘，它让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了两年前小院里降临的一件大喜事：庆连有了一个叫“荷荷”的未婚妻。我第一眼见到荷荷的时候，一声惊叹差点脱口而出——多美啊，美得出乎预料，美得让人措手不及，她往那儿一站，任何人都无法泰然自若地与之对视和交谈……我作为一个阅历深长的中年人、一位大出她和庆连近二十岁的兄长，竟然在初识的瞬间有些恍然踟蹰、一种在强光下不得不稍稍回避的慌促感。

实在说，这就是第一次见到荷荷的情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她是方圆几十里都有名的一个漂亮姑娘，幸运的庆连原来摘回了一朵名副其实的平原之花！

“这就是命啊，命里该着他们一起。”庆连母亲一天到晚喜气洋洋，两手合在胸前一遍遍说着。

温厚的庆连长了一对黑亮的眼睛，从此这双眼睛总是溢满了幸福，整个人都陷在了沉醉里。我渐渐从庆连这双眼睛中看到了荷荷的影子——我相信一个民间的说法：夫妻命定的秘密都藏在了对方的瞳仁里。真的，他们俩不知哪儿长得有点相像，越看越像。

不久就是荷荷与村里的一批姑娘被一个大公司招工，走前庆连母亲提出要办喜事，可荷荷家里人说：女儿还小，要等一等。

一年半之后，荷荷由她的本家哥哥陪伴着来到了庆连家。荷荷稍稍胖了一点，神情有些恍惚。本家哥哥说：“她是在外面想庆连哪！这么年轻硬是把他们分开，要命啊！”

后来庆连告诉我：从荷荷一进门他就看出来，人显然是病了，总是出神、出神，两眼发直……他这样说过也就说过了，好像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。之后我因事回城待了两个月，回来后再次见到庆连不禁大吃一惊：两眼血丝，神色凝重，整个人枯瘦了一圈，大大地憔悴了……原来这段时间荷荷的病时好时坏，他已经暗暗将其送了几次林泉——那是东部平原上有名的一家精神病院，一般来说只要不是患了重症是不会往那儿送的。出院后的荷荷变得一会儿沉默一会儿亢奋，要么半天不吱一声，要么话多得不得了，一直说得口泛白沫还不愿停歇。她说得最多的是一只大鸟：“那只大鸟把我抱走了，驮在背上飞啊飞啊。它的窝里全是掉的翎子，它用翅膀夹住我……我给憋得喘不上气来。后来大鸟呼呼飞走了，又驮回来一些姊妹。她们都吓死了，哇哇叫。我有时半夜就给

大鸟叼起来了，忽悠忽悠钻进云彩里……”

我当面听到荷荷讲述大鸟的故事，是她第三次从林泉归来的那个秋天。我惊异于一个少女不到两年的时间发生的巨大变化：体重较前至少增加了十公斤，虽然仍然算不上多么臃肿，但先前那样的苗条伶俐却不见了；像水一样清脆的声音也不见了。搽了那么多的化妆品，而以前她几乎是不施脂粉的。不过一张脸还是那么明媚，稍稍不同的是，这双眉目如此舒放，眸子闪闪烁烁，浑身上下吐放着一种逼人的美艳。庆连母亲泪水隐在眼中，时不时地握住她的手拍打着抚摸着：“孩子，你城里大哥在这儿，他走南闯北见过的事儿可多呢，你问问他就知道了，天底下哪有那样的大鸟啊！好孩儿你不过是做了个噩梦，你只要忘掉那个梦就好了……”荷荷有些不高兴地盯住老人：“不嘛，真的就是大鸟，真的嘛。它身上的味儿就像鸡，腋窝里还有鸡粪的臭味儿呢。它驮上我飞的时候，我吓得紧趴在它背上，这就能闻到它腋窝的味儿……一会儿就飞到它的大窝里了。有时它使劲咬住我的后脖颈——就像公鸡那会儿要死死咬住母鸡一模一样，它在上紧着干那事儿……大鸟对付一群抓来的姊妹，她们一开始往旁边闪，吓得吱哇乱叫，后来就像我一样了，像一群小鸡一样围着它跟着它就是了。大鸟在它的大窝里不穿衣服，那个东西成天耷拉着，也不害羞，就像海里的大蛤蜊伸出了长舌头……可它一出自己的窝，一见了人，就立马闪化成人形儿了，变得和真人一模一样。只有我和几个姊妹知道它是一只大鸟变的。它和人一起喝酒，还会划拳呢，一夜间拉呱儿也不知道倦……大鸟从海上飞过那会儿，黑咕隆咚的，咱低头一看大浪翻滚着，吓死人了……妈呀，轰轰响哩，大浪拍在崖上水沫能射起几丈高……”

荷荷说这些的时候，庆连母亲恨不得捂上她的嘴。庆连也难为情地看看我，然后去揪荷荷的衣襟。荷荷大大方方地推开庆连，只顾说下去：“大鸟有好几只呢，它们结成帮儿来来去去。原来咱这海上住了这么多大鸟儿，它们飞到人间来做事儿，有的还做了官呢，管着一大片地方。它们在自己窝里和在岸上的模样可不一样，要不还不吓死活人哪。其实熟了就知道了，大鸟只比人多了一副翅膀，其余哪儿都一样，吃饭睡觉喝酒，只忒愿干那事儿。我说过，它们就像公鸡一样……你们没见过，我也只好拿鸡作比方了。它们常常折腾得掉翎子，一根大翎子有几丈长。大肚子，起飞离地的时候好费劲儿，不过力气可真大啊。它忽闪

几翅子就把咱扇晕了，然后咱只得尽它折腾去了。就像大公鸡一样——这样一说你们该听明白了吧？一只大公鸡得有多少小母鸡侍候它啊，就是这理儿呢。一些大鸟轮换着飞进窝里，掉得翎子哪里都是，一掉了翎子，屁股那儿的毛孔像针眼一样粗。我就是不点灯，黑影里老远也能闻出它们的味儿。我说过了，这就像鸡身上的味儿差不多。大鸟怕我嫌弃，有时就往身上洒些香水……没人知道它们是大鸟，这是秘密啊，妈啊，庆连啊，只有我们姊妹几个知道大鸟闪化成人形在海边来来去去，它们做生意、当官，什么都干……平时谁也辨不出哪个是人哪个是鸟，只有下雨阴天的时候才行——那会儿它们身上就散发出一股鸡窝里才有的怪味儿……”

庆连母亲抹着泪水，一下下拍打荷荷的手，偶尔转脸看看我。老人求救般地看着我，大声问：“他哥，你是经多见广的人，你说说，这孩子是不是做了个噩梦啊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鸟啊？”我正沉浸在荷荷逼真的描述中，这会儿在庆连母亲的追问中刚刚回过神来，连连说：

“没有，哦——当然是没有的。是啊，荷荷肯定是做了一个噩梦……”

2

从庆连那儿回来我一直忐忑不安，甚至有点恍惚。我当然不会相信有什么大鸟劫持少女的事情，更不信大鸟在海边一带兴风作浪的怪事。但是荷荷在叙说中却没有一丝嬉戏的神情，而且细节如此逼真。我觉得这其中必有缘故。另外，我在想她的幻觉与虚妄，是否与海边一带自古以来广为流传的大鸟精灵有关？不错，这里类似大鸟的神奇故事数不胜数，多到可以连篇累牍讲上几天几夜。但问题是这样一个故事如此逼真和迫近，就发生在我的朋友身边，发生在眼前，却让我不得不吸上几口冷气……我一瞬间想起了许多有关大鸟的记述：这些故事来自民间，也来自书上的记载。即便是正史中，关于这一带海边大鸟的神奇描述也俯拾皆是。有时听多了看多了，会让人觉得有点真假难辨，给人一种如真如幻的梦寐感。有的传说和记述是十分细致真实的，以至于时间地点俱在，让人无法驳辩无法质疑。从民间传说和神话源流的规律上考察，这当然与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有关，比如这片海边平原濒临大海和众多的

河流水汉，古代沼泽湿地极多，再加上近海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岛屿，各种水鸟飞禽多到了目不暇接的地步。人们自古以来的生活与各种鸟类的关系极为密切，一代代下来，与大鸟有关的传闻也就不胜枚举了。

“北海有条鱼，名字叫鲲，它的身体很大，不知有几千里长，忽然间就变成了一只鸟，名字叫鹏，身体更大，它的背不知有几千万里宽，奋力高飞，翅膀就像天边垂下来的一大片云彩……”这段有名的话出自庄周。他的大鸟的故事登峰造极之处不仅在于鸟的大，而且飞得也着实太远了，出发地在寸草不生的北极以北，一飞则凭借着巨大的旋风升向九万里的高空，穿过云层，背负青天，一口气从北极飞向南极……可见这只大鸟何等了得，气魄和力量非我们可以想象。这样的大鸟如果要做点什么坏事，人间肯定是难以管束的。那么比它再小一些的大鸟呢？那一定多得很，它们虽然不会动辄飞向北极南极，但在近海岛屿和沿海城镇村庄来来往往是绝对不成问题的。大鸟比起人来，一个显著的优势是会飞，可以一瞬间升上高空，飘逝到邈邈远方，来去自由。所以，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人对鸟的崇拜和模仿。

史书上记载的古代近海国家的官员都要以鸟来命名：鱼鹰和鸛鹰分别是管军事和法律的官；掌管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的官，分别要以凤鸟、燕子、杜鹃、鹳鹑和锦鸡来命名。这些国家还以大鸟作为自己的图腾。在许多人看来，一个大的氏族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鸟群，他们与鸟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。人即鸟，鸟即人——人和鸟如果互相换形以至于换灵，不但不是一件丢人的事，反而令人艳羡。所以说鸟属于某个人的来世或前世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海边上的人最熟悉的一种说法就是：有的人将死之时，常常会听到空中有大鸟飞过的扇动翅膀的声音。这个说法从未受到怀疑，它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人的前世是一只大鸟，他的魂魄即将离去之时，又还原成一只鸟儿飞去了。海边上骂一个品行不端的人，最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：“不是一个好鸟！”可见这里也将其界定为鸟。果真如此，在海边平原一带，没有什么比鸟与人的关系再接近的了，以至于在生活中常常将二者互为替代。这是在漫长的人类生存的历史中，由无数的经验形成的一个共识。至于说多少人与鸟发生了联系、有过怎样的交往、生成了什么故事、有益还是有害、是荣耀还是丑闻，这倒也花花魍魎，不一而足。

周围村子里至今还可以看到长了一双鹰眼的人，人们背后就说他是鹰的后代，至少在他的祖辈里有鹰的血脉——这不仅不是丑闻，而且还是荣光。因为作为久远的先祖，其父系或母系与一只雄鹰发生了肉体关系，那必定是因为非同一般的能力和意志。那当然不会是一般的鹰，无论是体量或心智，都必定有与人类一较高下的本钱。这样的鹰首先是有幻化成人形的大能，它要以人的姿态与一女子或男子接触，而后才是卿卿我我的爱情，才能孕育出下一代。可想而知，如果它不能幻化为人形，纵然有再大的神力，浑身上下毛疵疵的也无法与人亲热啊！亲热尚且不能，又遑论生出下一代呢？的确，一个村子里真的不乏模样像鸟的人：除了鹰眼，还有老鹰鼻子、鹦鹉嘴、猫头脸、秃鹫脖子……就在前几年，有一户人家还生了这样一个孩子：刚刚两岁，额顶就长出了羽状毛发，于是村里人就判定他祖上一定有大鸟血统，说白了这不过是一种返祖现象。

近年类似的传闻锐减，完全可能是因为人烟越来越密，大鸟的栖息地遭到了破坏，一只大鸟可以落脚的地方越来越少了，所以人与它们过往的条件也就受到了限制，于是关于大鸟的各种故事也就稀少罕见了。但这丝毫也无损于鸟类与人类关系亲密这样的事实。这种情况也许是暂时的。既然它们与人的关系是极为古老的一个传统，那就迟早还会继续下去——它们与人纠缠不清的故事说不定在某个早晨就会呼啦一下冒出来。

最近的一个例子，就是那个看鱼铺的老头所讲述的亲身经历了。那个村子就离我的出生地不远，就在海边。因为冬天鱼事暂停，所以打鱼的铺子就要留下一个老人看守，唤作“铺老”。他们一般都是孤身老人或愿意独处的人，反正一定上了年纪。铺老一个人在铺子里吃鱼喝酒，虽然满身自在，但孤独寂寞也在所难免。他们仍然喜欢客人。如果长达一个冬天都没有谁光顾他的铺子，那也够他受的。但这样的情形绝不是没有。因为极恶劣的天气，大雪封滩时茫茫雪野上连个兔子都看不见，又怎么会有人呢？那些远途跋涉的猎人、赶海的人，全都销声匿迹了。这时候老人没有办法，也只能不停地喝酒，半醒半醉地打发日子。他们变着法儿改善生活，用尽心思做出一些奇怪的海边菜肴，把平时闷在瓷坛里的吃物全都搬弄出来。

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、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有一天突然迎来了一个和

他一样老的老人。这个老人踏着厚厚的积雪而来，手里携着一条长长的鱼——铺老一看是条深水鱼，而且是刚捕的，欢喜中又有些怪异：这样的天气里海上没有一条船，你怎么就会拿来这样的大鱼呢？不管怎样，大雪天里能吃上这样的深水大鱼，真是一件美事！这样的大鱼已经有多半年没有吃了！来的老人说是赶海的，这让铺老心生敬意：老天爷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生猛的老头子，好样的！他马上将鱼收拾一下炖在锅里，然后搬出了一坛好酒。两个人于是有了一场好喝，可惜对方是个热情有余酒量不足的人，只喝了两碗就醉倒了。他躺在铺子里呼呼大睡，睡着睡着两只胳膊扇动起来，扇了一会儿铺子里的风就大了——铺老嫌他扇得炉子火星四溅，刚要阻止，一抬眼愣住了：扇动不停的是两只老大的翅膀！再看这个家伙，分明是一只大鸟，身子有鹿那么大，两只长腿细细的有三尺长……铺老吓得一声不吭，手都抖了。人见了鸟就想逮住它，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。他镇定之后，掀起了旁边的一块渔网，想用它将这只鸟罩住，这样它就逃不脱了。可是他刚把网扯开心里又活动起来：它能幻化成人形儿，可见不是一般的大鸟，是鸟仙呢，我怎么敢随便捉它？再就是做人得讲信誉，人家大冷天里送我一条这么好的大鱼，我怎么能这样干呢？

铺老目不转睛地看着它酣睡，直到它醒来。那时它又是一个老人的形貌了，打着哈欠坐起来，连连说自己酒量太小。为了给对方醒酒，铺老搬出了自制的桑叶茶，两个人又喝起来。铺老故意忍住了，问他一些海上事情——他料定这只大鸟是从海岛上飞来的，一定知道不少海上奇事。对方捋捋嘴巴说起来，果然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故事。铺老故意问：大海深处肯定有些岛子吧，那上面有些什么？老人说：有些野猫、獾子，当然了，主要是鸟类。铺老“嗯嗯”着，问：最大的鸟有多大？它们的寿命多长？老人说：多么大的都有——比人大的也有，至于寿命嘛，老人说那也不一样，有的只活几十年，有的就长了，三五百年的也常见哩。铺老不再吭声。这样一会儿，那老人突然擦起了眼睛。铺老惊住了：“你这又是咋了？”老人叹着气，点头说：

“不瞒你老，我来这一片海边转悠了几回，是因为想起了几个村里老友啊！我离开得日子太久了，也不知这些人过得怎么样哩……”